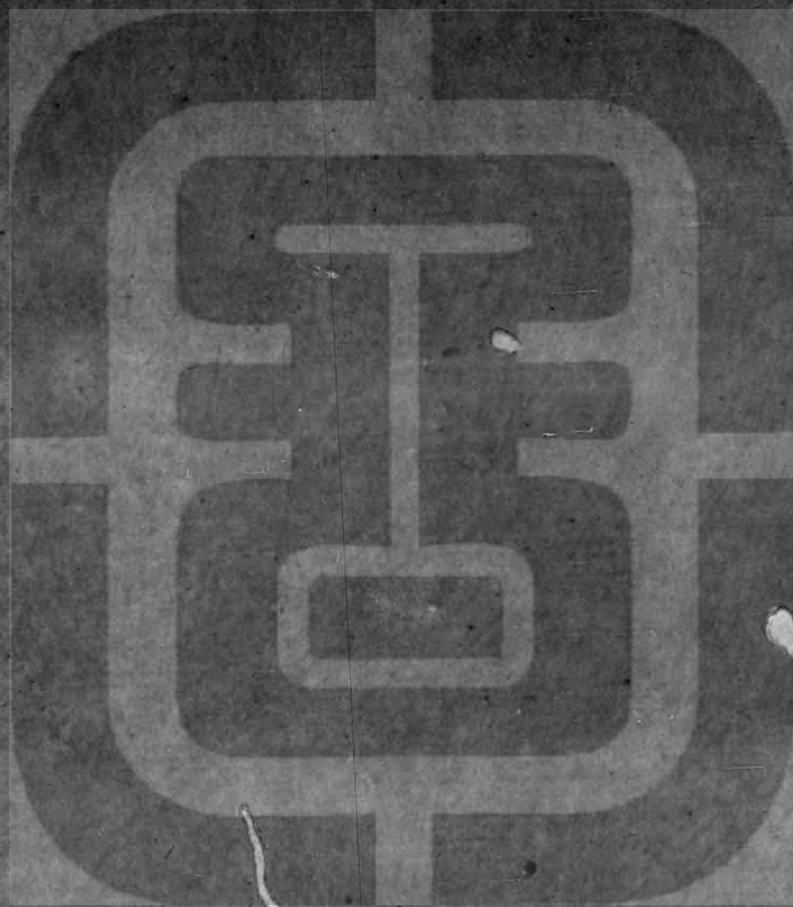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四十

宋書八十

臣沈約

新撰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六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
 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勳阮容華生安陸
 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太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
 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子頊殷貴妃生始平
 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太子子深同生
 何婕妤生皇太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子貞江

好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
皇王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王子況
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
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王子子文並與始
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興與淮南
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
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王子子玄同生次
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貞同生次皇王子子趨與
皇子子鳳同生次皇王子子期與皇王子子衡同生
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貞同生杜容華生
皇王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
興並出繼皇王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
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所

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
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西都督南徐
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其年遷

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浙江
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
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
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
王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
車騎將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鰥田世祖使子尚
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
酒一人學生師敬位北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

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
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
世祖以子尚太子以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
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旣長人才凡
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
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王姪亂縱慝義
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三山
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

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
受而廢帝敗楚王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
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
而行以死自固楚王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晉安一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
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
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

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

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而世祖朋以軍將軍遠為江州本官如故

忠風為世祖所不惡景和元年加使持節特廢

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

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

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

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

為變迎太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

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
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為其所遣左
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
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
立為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
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城年號義
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
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

之等一據赭折又遣使州刺史劉胡率大衆未
屯誰尾又遣突北將軍袁凱總統衆軍二軍屯
據前山斷嶺等糧獲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
營遁走嶺間胡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
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
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沈攸之子房字孝良孝武而第六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冠軍將
軍兼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

唐高祖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
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元元年遷京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京揚州子房
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會稽太守太宗即位改督為都督進號安東
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
不受命舉兵以應晉安王子勛即僞位進子房
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並受命
於顛太宗遣使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

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島又起兵
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有一白之貶為松滋縣侯
食品千石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
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
情為法屈聖達是遵朕婦穢定傾再全寶業
惟馮基猥當負何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
違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鄙
凶密相脅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三規與禍亂
令舍人嚴龍親覲官省以羽林出討宿衛軍

侯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著規相應授道言
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之祇
靈長姦回弗逞陰應已露宜盡憲辟寔以不難
未夷曲加遵養今三化帖秦宜辨忠邪清流不
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疾
子房等淪陷逆徒恊同醜悖遂與畿帥羣小潛
通南黨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各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為庶人徙付道
於是並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

后既崩四百餘年

有志為逆嚴龍

八南臺御史世祖

治之際

及於

年五

吳興

使

使

不自安

已為中書

甚見委信

是實異端

大明

冠

如

與

實三部諸軍事征

之未之鎮守朔州

將軍蕭慶等即位以

南北秦州諸軍

並州以為領軍

州又遣魏平西將軍

及以應晉安王

府

明四年

中郎將吳郡太守

五年遷北中郎

母護淑儀寵

賜賜者莫不入

海以屬之六

皇后監曰宣

書

書

書

書

將軍

之將軍如故八年進號

本將軍督荆湘雍益梁寧

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

平丹將軍尋留本任進督雍

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

子助即偽位進號衛將軍

奔取天喜張興世等軍

二陵

孝武皇帝第八子也

會邑二千戶仍為東

封新野王戶邑如先

朝史領南琅邪太守

高祖皇帝諸子凡為上

附國又為南徐州又領

三國又為南徐州又領

縣

鼓文

鼓文

過樓重悲不自
發漢武李夫人
前王詞苑見李
之國威而會焉
馬新宮之查映
詔河濱以崇典
詩物運之榮落
惜瑤華之春前
情形殿兮

美人感可上
口談以正事
一懷其有懷亦
之成其略焉漢
善賦賦流波以
言載竟滯悲其
之舒卷人念桂
可治其成傾瑤
已盡兮紫苔生

春怨

春宮列兮

春怨

日裏回風月思
方池而飛傷損
董時之晚清

綺館之駿青
鏡女而羞生
飛樂於

鸞劍於清都
鸞劍於清都朝
鸞劍於清都朝
鸞劍於清都朝

蓬光之密陞宮靈界之繁陰陰陰五羊之晨照正
金雞之夕臨升雲臺以引惡錫鴻鐘以節音文
七星於霜野旗二層於寒林中密枝之天秀高
坎泉之會峯層封羸之自古中反周乎在今遺
雙靈兮達寺忘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
至諒靈神之同深一葉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
遙途海漣兩拍之悲傷登仰七萃之箴又諷有司
曰與曰云天子者乃有深人曰曰云舜葬於梧

也發用之三公

公既重

國諸侯二妃亦貴於無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
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
秩之崇班應期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
議宣貴妃詔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
成據廟堂克儼靈運將作大匠卿奏事諸子書
畫職以本宮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二
部禮儀位正公文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八年知古言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即出言
令領司徒加持節之儀帝素疾子鸞有寵寵
壽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
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
棄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紆冤申痛雖往必
追緣情則愛之哀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
徐州諸軍事兼將軍南徐州刺史齊安王
子鸞夙表歲暮 延殊龍一德美業克光慕
維而之心

南徐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全如故
十二皇女第二皇女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
皇女可贈縣公主王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加
徽諡又曰哀 狂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
斯書朕務去 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
戚故新除仲 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州諸
軍事司徒出 徐州刺史新立三子鸞焉年雖壯
弱性識早茂 鍾慈世祖冠寵列著值京和凶虐

橫羅酷禍國以無主寃祀莫享三季念痛悼夙
三懷可以一平王景素息延年為嗣追攻子
封為始王食邑千戶改苑五林陵縣龍山延
年二十德冲太始四年薨時年四十五諡曰冲王
明年復以長沙王寧泰子延之為始王三子繼子繼焉
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宋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
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在
一郡也軍事北中郎將軍蠻校尉雍州刺史入

封永嘉王子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也 太

守六年又遷丹陽王七年兼北中郎前廢次帝即位
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為左將

王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
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木拜徙護

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為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

州諸軍王在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王書趙

拔公言是日於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德及西復社

稷二天二不景命集教上流選恩相后打四海同

惡若非我備德御天下三祖其業一朝墜地汝
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亡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今德在輔皇
家臣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不能厭
百姓之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
人司徒世之一年又幼引桂陽巴陵並未育繼體
以汝輩兄弟相倚為疆庶使天下不致開覬
汝輩始十餘歲我知保出當今謂舍細弱
人輕堅在非我為主劉氏不辦今日沒

諸兄弟冲眇為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
肉於汝在心不得無媿即日山海就寧恩化方
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
厲奉朝廷為心爵法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教旨時司徒
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社
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首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
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
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
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
為南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
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
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一千戶八年以為
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為冠軍將軍南

郡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山陰王
如故未之鎮至是陽信晉而
助為留不
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
齊敬王二子字孝
大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
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子定孝先孝武帝第十六子也
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
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
百天則廢帝即位二郡並復以舊名立仍國

受食淮南郡景初元年為冠軍將軍而琅邪
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封邑如先
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景陵王子雲字孝與孝武帝俱為太子也

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

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延年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

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

帝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

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

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

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嗣東平沖

王休倩休倩母顏性至嚴詰泰始二十二年嗣所

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

託夢警極岐嶷夙表降年弱水遺胤莫傳孝武

皇帝敬愛王子臣子嗣繼為後既承國祀方奉

系為庶孽還慶武子遂而安親訓養菲恩撫
導乖理情關引進美遠負與善世祖平日詭申
慈愛崩背未幾真世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
奪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成灼宮闈
用傷人倫受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
願乾澤廣臨曲垂恩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
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願許之其年賜死時年
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秦始皇

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情惠勳狹
政弛樂飲無厭事事因於寧私任威縱費義緣
於務寡故以積愆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豐義
嘉成禍世祖繼體以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
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冤耻勲績墜歷拯茲窮
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
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為子武陵郡大明之
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
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摠義須防閑諸侯

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
所痲疾相營得失是任閭房有稟朕應天
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
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
昇明元年遷持節去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
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
之平乃之鎮其年歲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據挈羣一以成其釁亂遂至
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豈不
知弱義在於此也

列傳卷第四十

宋書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

臣江一約

新撰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普寧人司徒劉穆之從兄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廷武參軍與孟昶留守車徒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

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
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竝異焉東海何承天
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
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
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
軍出為無錫陽羨烏程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
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加重除建康行參
軍

之於太祖世相錄陽以為撫軍鈞事參軍

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

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

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

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

飢儉境內饑饉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先是

漢川悉以蠶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

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

已桂陽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滸

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入向子午谷
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二千人向駱谷南口感遠
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長賊楊高為寇秀
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明即日起
六求率眾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舉軍
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宣朔將軍益州
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
蕭欽梁益二州土境豐饒以後刺史莫不營聚
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客近京遠合之士皆為

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
近安悅高南譙王義宣據荆川為逆遣參軍王
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
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
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為魯爽
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為監
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
百戶明年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
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為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

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
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
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粟遙擲此柱若能入穿
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竝不能中唯秀之獨入
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
非宜陳之甚切雖紆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
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
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料議有謂值赦宜加徙
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

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
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亦謂宜長付尚方
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
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
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
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

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
累獄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
戎兩宮嘉謀微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嘆屬
佇良牧故斲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喻暮德庇
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
方式亮皇猷入衛和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
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
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血增痛恨可贈侍
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
千五百戶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
正下其甚位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
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將軍將軍景遠卒子儁
齊並入禪國除秀之子粹之晉陵太守

顧况字弘偉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
之父憐竝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
家州從事駟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
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
晉曰况今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

七年太祖遣劉彥之經略河南人敗悉委棄兵
甲式虛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
上問彥之虛中伏猶有幾許彥之對曰有十萬人
仗舊京虛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詭對曰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
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
頌頭寄尚書張茂度所名而與顧頌頭同職
坐遣出正凡尚書官七人非則凡
出遣出者自日一人聽還本

王義康所註

徒錄事參軍山陰

徒錄事參軍山陰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

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基

見斥外十九年徙為揚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

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

七年太子曹芳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置除東

海王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還復

為太子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

以琛為太子司馬加五品將軍置

將江誕誕義加冠置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
建元年徵爲正員尚書未拜復爲監朔將軍吳
郡太守以定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
吳昭烈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
文禾判劾遣謫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
之始屢相申明又去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
大奴謂琛責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傳家琛及
前十四陽太守張牧並司此竟以王誕故佐謫付
明年可素厚三年誕據牒反諸家陸廷稔齊言

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
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表弟前司空參軍寶光
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從
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
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
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
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豐逆凡在舍
齒莫不駭懼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
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

錄偽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相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首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東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為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為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為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復為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為貪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

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

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顧覲之字偉仁吳郡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嘗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
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
其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為東遷
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
脩莫能尚也還為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出
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

袁淑謂覲之曰鄉南人怯懦豈作賊覲之正色
曰鄉乃復以忠我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
士無不移任唯覲之不徙官世祖即位遷御史
中丞孝建元年出為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
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為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為湖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
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
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
此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

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親
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又不
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
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
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
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
爲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
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
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
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公會稽不
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八主而覲
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品覲之善嫌
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
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覲
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之不受曰
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以軍旅之
日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續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閒與汝交關有絲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六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違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立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運命奇偶
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夜
著書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
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
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
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
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
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
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

先生於帝宮豈蠲盛陽之崇漢臣行實於天府
寧免饑饉死之魂且又苦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
驗常昧涉順之體誠分而言凶之效常隱智絡
天地猶羅疇沈牖之光明照日月必嬰深巨之難
增信積德心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徵禍於促筭
何則理渾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最迹
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
策情以策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
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壽不依

適以期祭審乎無假自來多福榮辱脩天夫何
言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言易哉履信逢祐前
言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寒無兆宣攝有方天
機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二騎燼生於曠野明
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谷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鴻紀彭寶以繕衛延命
盈忌以荒洄促齡陳張緝咎鼎之崇嚴辛衍宰
司之靈若乃遊惡蹈凶劇逆踐禍宜昭史策易
以研一理至如神仙所序二益所書事雖難微

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
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
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
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
吉凶理數不一原夫滄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
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藥時
或嬰患深澗乖微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
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

躡躑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言凶
 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殘領梁野之言
 豈不或妄穀南魯北首此促生彭翁實叟將以
 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
 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
 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鑄旌善之文華
 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
 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畧
 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

命而此以藉榮揮信以獨擯景少論聲道否
 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在直
 亦地山川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君齊禮燕
 平所驗未箸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之侶
 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白理數懸捷
 贊乃鐘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內建前定
 果報指期負豪莫差脩天無差言允謂其無惑
 辭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之命所歸

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道若乃得義
實工失其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深情
於近之累豈不貽請於通議問曰清論光心其辨
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遵陰易自
天理定前期非非間至玉門利生教識弗免豈
非聖惠豈日致仁虐曰功昏明之用何何而可
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疑
故無往而不道惟明也故無
陰海也

金鼎深淵深之

生而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
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
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
拱以違礪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
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
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備免
從事息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下之流馳心安
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此宮意逆而功順東
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言張松協數而

違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制狗逐而華
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獲逸而林木殘檟珠
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
効安徵豈若深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
德爲慮使迹寓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
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
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
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
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

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有謂豈
無因而立必假織紈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
仁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聰明深懿履
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
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
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選
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
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遠抱德煬和全真保性
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言教相假遞成輔車今

弛其儀制損絕其素必云微生委命豈不已曉
其迷至乎湮序原義屏黜信禮責以祈存推數
遂乃未辨其惑建類若斯幸安滋喜然則教義
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
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
命縣兆生數冥期心履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
循訓範若藉數在天則人情蕩思拘訓範則
防慮檢喪函矢不用矛戈與適雙美之談豈能
兩遂對曰夫性溫之乖舛心兌詭殊情有未履

其要若乃吉命於鐘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
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
按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
見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誓以
哀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
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法
者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難府之病陽慶弗理此
則率由踐逆自絕朝御至乃趙簡之命宣未須
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及延壽文華而後濟亦

猶運鍾循獎彙筆亦以爲無主嗚呼運所集而
異膏梁方丈沈疾者有焉及貼危弗存夫
壽蹊之容造次必於是固直之性顛沛不可移
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海嶽齊通而殊事雖夜
對極昇昇思服集許之實爲勳會史言膺躋跂
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出符續仰冥數脩
習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
命激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天僕美矣蹟談異
乎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

霜以寒淫坐施提飾荷聲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九節
火妻亦子葬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駁可
遺宜自歎自宥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
所明而一李以爲其之所及即末以爲可也蓋陰
閉之巧一不便萌漸之謂長經故先安言賞進古
人所難言皆所謂命固以綿器古今獨貴終始及
及君臣一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
遠乎朕愛離會既命之所與昏爽順辰亦運之
所漸爾乃在柳異質齊茶殊性故疾風知勁草

嚴霜壯氣貞子何曰忠之實資行風烈至於刻
志酬生願誠復施尚節投命剛義志已亦由石
雖可毀誠不可銷丹雖可磨亦不可滅因斯而
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
兆夫獨何怪哉愿之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
學有文辭於世大弼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
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

楚救命難連淮濟勢盛滋

未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

艱 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破之
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
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
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一

宋書八十一

列傳 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二

臣沈約新撰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貴門侍郎父
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瞻尚高祖第

女宣世憲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禧以貴

戚顯元嘉末為吳興太守賊劬菴立隨王誕

舉義會稽劬加瞻冠軍將軍誕殺又至瞻素

懼怯曰：「意不知所從，為所司馬立珍孫所殺，朝庭明其木，心國婚如故，胡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為南平王鑒冠，單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行，對除名，又為江貞，三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三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胡聞之，解職及三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胡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或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進意，可復佳耳。」

屬葉，孫何更工邪，視已反，惡以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書却復逢，知已動以可術，而能毋降，恩明豈不哉，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且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若，士錯口，雄人苦，蓄氣不得，行議圖邊之事者，良以憂，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家輔以姬呂之餘，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責其旗，惻然動仁，欲使餘，受其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安守，士其暮，登英豪。

調兵之議又行主公道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值及如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展其志氣而憂者甚且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弟系生議於鄉曲忠列於廷謗於君采身不結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而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季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而左右校於向士則亦榮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

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道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瞻望鼓鼙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翻於軒輊之間其不能俱陪淶水竝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不為卿說但觀以一國再毀之巨室府一逐之吏而復是天下之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豈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身有

三身一則雲戶岫寢藥危挂禁林芝蔘霜翦
松沈空憐肌苦髓實氣愛兔非但石侯卿
腐鳩梁錦實通新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
掃智剖命華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以公官室
之上衍三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
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身勅寇使車軌一風旬
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
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殿食糒而出望旃
而入結兔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肩為力

天下之道無不歸於死陳從橫於四海雖有秦則
止而進謂覺汗則反亦遠閉宮石違宮火造頓能
積善通靈變高毀結舉呼嗚以補其氣端端以輔
其性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
也若吾幸而病不及死亦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
長者之數穀稼是語曰絕世豪之願生休佳
蒼蒼塔月又檐中山上小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
樂白夏且室開軒左主守有陳書十篋帟隅奧
右頤道有酒數壺收必爲後繼方校石時復陳局

...然不覺是義...也近春田
...無火山裝...飲之罷
...觀...傍眺燕
...周之軫迹...
...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
...而笑其...或觀謀...
...况...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
...哉若如...宗之言...
...如天下之時非也...若當...
...也

士之遭遇便謂是城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
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庸者何用侯為
至迺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
竒而無由露事有而變為枉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若足下可謂寇負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
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衣
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
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
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

弘治四年
卷之四
監生

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適是下之所以報也
也不爾便探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
三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孽由
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
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個儻類皆如此復起
為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
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若實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

蓋當世之無不為之也況乃運鍾澆暮世庸庸
餘重以官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身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
遺教猶存於民是而坐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
行沒前之言行積薪存然

陛下勸善之以希之申

臣民所冀善及

聖壽萬歲者何哉

知則又應以刑逐之

宜二千石家選一長家書

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皆學武訓以言
說圖律憲之仁義之禮廉恥之類授以兵
經戰略軍部舟騎之令換置軍器之法官長皆
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
言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可為若十年而
無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逆
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孫官及歸農
才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法叙部定
言不煩十習無廢力凡學雖凶惡亦不

廢桑者害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
不與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本具罰外
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准以此萬
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一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山鹽及米
六不中度者至之如此則鹽田官倉之資必不
益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亦廢矣官田亦廢地
者滋養老親以養其家者免其稅
手唯植竹粟若此令既行而官事者處
則接

敘之以警有司亦從而知賞者由之受不物
不着則楚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決之天取
多之深宜奇人為翰不應以賞云何
賞者不
賞者不
賞者不
賞者不

敢者上與之親之遠以靈果不敢加泥豈有剥善

言與禁本惡會此此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

務前茲法元為國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

不愚上之不磨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

心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滌野

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灾歲疫貧者

不使更死者弗望藎無后有不願娶生子者

我妻又成淹徂久妻老嗣絕及媼奔所乃皆

不使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

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六為世邪此最是

悲魂斷矣太息者法難有禁殺子之科設

之本為刑罪之必慎漏而為之豈不有

邪今宜家寬其役也人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

今坐之特建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
特是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官中文書必無不備
立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
有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
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也
者亂郊饑入盈旬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
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
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後止之以殺也
司何酷也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

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者益難貧者益甚其衣寒敗
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
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
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
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
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置
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
熟可移之為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
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

為荒密伊洛神其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
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
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
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遷
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
實戎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
徒費財役亦行且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
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
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

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使
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
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
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
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
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
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
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
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為吏自

比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徽驛一魚發動又將
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
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
掃霧之懃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
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
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
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
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
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

秋未充餘費宜明兩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
以兔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
其身老至而罷世具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
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達若邊民請師皆宜莫
討速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
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曰
十五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
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
之不敷一至於此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

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即務其實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違喪以其哀竝喪出故制同外輿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首其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

焉至乎

於禮而安於身必遠而奉之何乃厚

德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其宜反斯謬且朝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息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三人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等日豆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櫛帶寶節者衣亦集國家之財徒奪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靡米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

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
以役瓦金皮繡漿酒羞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
駟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其哉若禁行賜薄
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忙
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
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詐治之
及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
飾等三侯備賣之身制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
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

以冠服不知尊卑

乃今造一物小民明

此宮中朝制一衣

不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

先宮闈又燃主所

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

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

得服亦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得造奇設淫器則

皆其人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務以變天平氣

地成功防其御難治煩理劇使百官事立人稱

官置無虛樹款位進冗人

反覆名之不定是官邪而世

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結同主之事
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其後而并官置位以
司典為之變名以適時為田
也當使德厚者以尊位尊
官賤者以輕綬易元紱佩稱
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
置立豈異邦而自徐邑
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
附者應更建邑又民以
者不宜置州土始江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
家之貧為郡一不得復
堪務不應疆土須合邑
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
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
之子為貴人然及其家
此於後世不可心也
延辟就之風此復不

可雜若此其爲人請官者其人豈終身不得爲
官若請官者亦終身不得
本而才識難知也若口深居一
白知有卑處而事則則懷
爲於親故或亦遭逢於貴
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
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
精數吏能將

內外

小道者使獵縷危御博求
遠近以仕之類令之以

所能而造其空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屑吻樹頰腋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
意之所執不過數四聞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疆正悖柔之倫業以檢格立不可須
史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守察其能竟皆見之
於選貴三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任用
如此故應愚鄙盡指賢明悉與矣又俗好以毀
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
所以致譽毀進皆鄙則宜擢進毀者譽黨悉庸

則宜還其學者如此則毀譽不立善惡分矣又
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定齒齊凡
貴者為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
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
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釋說亦廣矣然習者
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森散錦帛
侈飾車徒復假粗醫術託雜小數延扶以蒲室置
酒淡堂寄六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其費疾老靈以宮邑是

乃外刑之所不各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
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由
嚴佛律裨重國令其流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
則隨其軌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
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
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鍊精以往者雖決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木
而言怪者不可數厲采而禱神者非可等其原
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

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
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其以先置園百畝峻
山以右居靈十房廉財收俗其可稱限又針藥
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立
徵於鬼遂禁於醫重令禁歲不反死六復半今
大醫官男女習教在所應遠受業如此故當
愈於媚神之愚微正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
言事未時不有令不然而此輩不三昏危是
惟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

言臣事不便於主真當錄其有抵此言者死厭
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當錮之戮陛
下若欲制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
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
之書奏行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為
虜國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
養頭乃合圖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廡朗悉
以秩米是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為州司
公邊郡謝世祖曰州司舉臣德失多有不允

在郡虎三食人蠹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陸
卜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蠹鼠之災寧關
細小物謂蠶子母蠶有孝性無與必慟其餘頗
不佞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
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朕悼禮利口宜令前羽戡微
物不足亂典刑特錄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
道叙之時年三十六子仁照順帝曰升明之入為南
海太守

沈懷文字惠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

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嘗為
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
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
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
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
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放
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
畢集為連句許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
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

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
 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廣
 州欲以懷文為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
 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即
 鵠為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
 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
 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
 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
 世祖冲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開行奔新亭

以為竟陵王誕衛軍詔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為
 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
 起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
 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
 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
 翼平辰衡經管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先官典
 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家司之則周
 承殷法無損寧邦之賞用子調佐王均絹亮帝
 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清庭述章之覽崇明魏至

雖條錄之名立稱於後代總登之實不愆於自
古比代相沿歷朝因襲及乎爵以享慶級以時
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在廢或省章
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於唐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
恭遷西陽王子遙為揚州府職如故時煇感守
南斗上乃廢西川書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

三深見親待坐納王鵬
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
懷遠頗開文筆鼓起義
興與始與相沈法
請由此見原終世
請終不許前廢
唐今撰南越
史臣曰昔
亦謂以高
三

其言之不實也
善者之入也
人懷獨善之名
薄相善抑揚名
不弘至於賊
知允莫從昔
徐樂曰嚴安偏言

其言或稱
其言不行
謂之獨善
言人不改
格尤矣大體
顏竣周朗素善
非上謂懷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設如此懷
夕與謝莊景文廢師伯被殺入省未及進言
文因言次稱發明人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
伯後因語次白之殺景文等此言懷文身經犯
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與諸郡士復以允
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劾不能悉力
置法得便斬之莫不忿憤
又以爲言齊宣王
限樂變

曰曰實者實事見信者信言信之信實者是陳氏
因由是說論者有所取信復者言以爲實事皆
置郎舍逐什一之利爲德德天下實文又上之
曰列等說實言人所非故下式明不兩之由弘
辛受致早之言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
宜量加減省不聽孝是以來抑黜諸第唐陵及平
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實明不使其子比先
武之子前文以爲美 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
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等 欲遂前議我大

江夏王義恭探得客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
可由是得息時漢幸無度太后及六宮皆乘副
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無隙不宜亟出爲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去懷文
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創亦謂
言之爲善儀而被名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卷宜從智
淵未及有言上方淫琴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
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襲其面

上每言不集在坐者皆笑之沈率懷文素不飲酒又
不好戲謂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言誠懷文曰
事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
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可五年乃出為三
安三子勅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
異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弊又乞停三日詔
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
宅於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
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為始興王潛征北長流參

之懷文曰六

恐無益也不從而州

吏部郎時朝議欲依

稽猶以是變故也懷文曰

各因時宜非存相及安民

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

州舊壤廢代相及異於

不說容屬化今又不從三

秦皇長史行府州言時

世祖從之

王義言

命至

為

親

官

於

都

言

文國在亂五郡九百三十一
侍中竈待隆密將以為令
美懷唐陵反及城陷上居
刑象所殺人首於石壁之
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
情不和欲取其勞祿唯西
揚州從治既乖民情一州
不宣有異上又不從懷文
又天官見誅朗亦以忤意

萬乘自此山登
莫不踵闕縣書煙霏
三子晉文後為成俗
宗祖思反前失難事
之路未落采言之
事徒以重非已出
今之塞之若此非為
六人獨闕宋時豈
不諱之矣

古飭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
得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擗詞文實作主文詞
之為累一至此乎

宋書第四十二

宋書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二

臣沈

約新撰

宗越

吳書

卷三

自漢書事涉宋人也今世謂人言亂夜兩陽宛孫

吳王說曰履盡宋本為高陽次門安其軍地趙倫之

後漢書高祖多誦姓倫之使長公三 覬條次

漢書高祖高祖之孫為安明出 身補郡

又文為營所殺殺其人者嘗出惡於市中刺
殺之太公曰其後德... 主繼有為
歲盜者嘗食... 無以市馬
常刀指步出... 捷郡將
軌... 州為隊主
世祖... 元嘉二十
四年... 縣許之二
十七... 元怙有戰
功事在元景傳... 護隨上誌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 曰佛...
死不憂不得咨議... 大笑隨元景伐西陽
蠻因值建義轉南中郎長... 義行參軍新亭有戰
功世祖即位以為江夏王... 義恭大司馬行參軍
... 加龍驤將軍... 義...
據歷陽... 將宣鄭德玄前... 峴德玄...
師... 胡興... 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 越...
五百於城四十餘... 破... 胡興... 蜀...
平又率所領... 山... 質... 敗走... 越... 功... 居多

因建寧王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
所募戍之逼警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
方尋被宥復立官追論前功封英陽縣子食邑
四百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左
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烏軍隸沈之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
殺城內男丁越之文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
加撻撻或有鞭笞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
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王子戶邑如先年

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
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
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
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
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游擊守口故
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竝爲之用
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
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

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
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
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竝入
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
等既為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
雖厚內竝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
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
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
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

生沈攸之攸之曰兵白太宗 取越等下獄死

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壘每戰萬人止頓越自
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上營合未嘗參
差及沈攸之少戢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
新死眾竝懼攸之數曰示公可惜故有勝人慶
而御眾嚴詰齊行刑以驍戰之間動用軍法
時王立謨御下亦少恩怒尉士為之語曰寧作五
年徒不遇立謨立謨尚可示越殺我譚金
荒中儉人也存荒中時與譚安都有舊後出

新野居上門村及立都歸國今當帝隨征討自此
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桓副安都孫堅二階障三氣
力兼金元凶及梁山破臧盾公具有一戰一績至
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一書加建武武將留一尋轉
龍驤將軍南下都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二年遷
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濟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
帝誅羣公金等並為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
南清河太守靈金禮加將軍一重太宣車騎中
兵參軍止以收之誠略沈深忠幹勇執馬消

氣分國直閣領南濟河山以副
太宣車騎中兵參軍止以收之誠略沈深忠幹勇執馬消
各三
人
與宗
欣之
野人
遣士
主必

將世祖... 祖之... 人勿... 退即... 世祖... 誕... 隸... 之... 將軍南陽太守前廢...
將世祖... 祖之... 人勿... 退即... 世祖... 誕... 隸... 之... 將軍南陽太守前廢...
將世祖... 祖之... 人勿... 退即... 世祖... 誕... 隸... 之... 將軍南陽太守前廢...

方反叛遣念乘驛還... 陽太守念既至人情... 許詣念降於坐縛念... 子勳念黨友處珍逃... 得... 之以為奉朝請追贈... 郡太守封綏安縣侯... 安縣省改封邵陵縣...
方反叛遣念乘驛還... 陽太守念既至人情... 許詣念降於坐縛念... 子勳念黨友處珍逃... 得... 之以為奉朝請追贈... 郡太守封綏安縣侯... 安縣省改封邵陵縣...

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為府將未幾之
者於峴南長生有戰功補見任使太宗初為延
安三林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
功封延慶侯食邑八百戶後為靈武軍使司馬
寧朔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郭南陽冠豈人也家素富而郭兄局善接待賓客
至無少多者皆給之以此為郡縣所侵具請役
郭遂為寧朔校尉王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為延慶
侯仁子郭中兵參軍南討郭子第仁子郭中兵
劉

所執胡世

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

寧朔將軍

州刺史宋蓋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

故謚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

元徽初為留王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

子食邑五百戶為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元徽四年以平號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

軍將軍順至昇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驍騎

將軍三年卒

吳喜字天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滅為喜

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府置沈演

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聞誦略皆上已演之

當日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

漏脫演之甚知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

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喜為喜口為主書書史

進為主圖今出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

太祖怒遣出使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

言自陳使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

喜為主書稍見親屬擢為諸王學官令左右

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熙徽六縣

有之命喜入政破黎巴殺官官長殺喜子

喜為揚州刺史會稽郡人為主帥領三千人水陸

喜恐遂無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千人至二縣

喜遂至義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

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

喜

後漢武將宣簡羽林勇士觀之義者以喜乃
書之者不嘗為將不可道中言令人慕尚之曰
昔昔履沈慶之屢經宣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
喜心奉其外歲騎侍郎坐超之殿中將軍共敬
真馬步長討賊至未嘗得度業劉延熙書送喜
陽王子房樓之喜言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
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之喜於彼邪想便倒戈
又文河山之賞喜素言已前驅之人忽獲來翰

喜狂感良深快駭聖主以神武撥亂然
年逆交扇滅在畧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
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棗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
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
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
東來便望風降敵喜所至見捷事在孔覲傳
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朝國將軍尋陽太
守南賊退喜進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

邑三百七人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
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
淮陵太守假節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十五年轉
驍騎將軍假節太守兼率如故真年虜寇豫州
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
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
六年又率軍向
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
事假冠軍將軍
太守而二年遷京師

喜東征白太宗得晉陽王子房及諸將帥如於
東臯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深王曇生
之徒皆被金括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
密衛之又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又嘗對
賓客言漢高祖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
後誅壽欽之言凶懼因廢乞中散大夫上尤疑
駭至是會上有疾為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
疑其將來不測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

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美則接甚教
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教將命者勿使食器
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
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勳張興世齊王詔曰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舉使利口佞詐輕狡萬端
自元嘉以來便充刃筆小役實弄威恩苟取物
情處處交結皆為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為詞而
內實阿媚每教計數運其伎巧甘言說色曲以
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成主上慮

所不為者其言亦交頌之也亦清直而
不為非一不檢問教甚得物情言大明
教歛二縣有三命數千人 破縣邑殺害官
長劉子向在會稽推舟遣為主帥領三千精甲
以進討父希往六利等武以喜將數十人至
務說誘者或賊即歸降說數幻惑乃能說
故無豫驛賊軍諸父惡及喜始初京討三
有三百人喜進三天凡喜舉軍戰而自破向以
東至海上郡無不潰喜乃自歸三六河東來信

三風言及者亦不德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
此其說軍會元情無言及亦不語將無所裁以檢改
部曲公之致力養其志意止在戰平之後慮
力為國言言初東征發部皆六言也云得劉
子房即嘗屏除三家無言言如斯家使略無生
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約軍人之實語諸賊帥
人又進裁受賂得物不可稽紀聽諸賊帥能
言其降而推高子房遂得生歸朝庭收羅
其言皆作爪牙無接優密過於此也上推此

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
移其黨頗著陰誠嘗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
皆是被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
顧璆等定未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慮向賊
未平難以軍糧為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遺東
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其言言實可以救
灾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諸所置主者

頓偷一百二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比皆云
 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報又不責備不所
 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慶言錢物無
 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慶言
 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辨所復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
 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斷於便應
 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也貨易交關
 未回一使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賦伐所得

人私又遣部下將吏乘因土地富人往妻
 上言漢書言託部縣侵官官言民與生求利千端
 言結從西還大歸小歸受及官射錢米有
 無船不滿言以下追至小將人人重責
 不養資言本小人多被侵使後言水陸
 廷編所至之處輒給物情言言言
 天下密懷言言入言人之知言言言
 劫復賊言言賊何須殺但取之令得其用
 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功績昭著。更這將領反屬。勞人此言。亦感言。
莫云。思。言。是。凶。惡。不。善。指。出。罪。名。人。
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輩不受。性。合。擊。擒。
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輩。令。天。下。若。
更有賊。我。不。復。能。言。也。此。等。既。隨。言。行。多。
無。功。功。或。隱。在。家。後。或。在。帳。中。賊。賊。身。被。殺。
並。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言。端。云。此。
言。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
潘。州。往。南。漢。諸。將。卒。盡。為。賊。者。

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口最前獻捷名位
已通又為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
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
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為朝廷行者
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為其軍副身經臨敵
自東還矢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
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為
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
已異行超之為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

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起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
 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為乞郡潛相遣斥其餘
 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
 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
 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
 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
 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
 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
 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宿限極為足弟子姪及其

從乞東名縣運城四五百灼然巧盜侵官
 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
 州符已日殆不短以行船車牛犢應為公家
 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
 入官使略百姓牛犢輒悉牛殺賊州郡應及役者
 並入喜之家喜言凡如八等不悉下取錢盈村滿口諸
 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姑及絕極百姓數然人人
 悉其言具知此初不禁而司察惠子罪不甚江
 念既已被恩得免官心辭小竹立意輒加刑斬張

悅賊中大神這這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
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當體自應執歸之
有司言即便打錄解禱爾等對滕園恭仍
重義私惠招物觸重如斯心張靈度凶惡人
肯叛之首喜在西朝如甘六罪私將下都頭之
人情若同豈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
欣尉密謀立劉偉五屈區喜錄之而喜密報令
去去不得遠為建康所錄喜竟自國視
至於百天初從元反國無石石不負因事物以行

言喜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
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
奪鷄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
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
佛榮來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間其當來皆欲
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
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
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剽奪為務害政妨
國罔上附下罪重若此而可久容赦文仲有云見

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
鷂之逐鳥雀耿弁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為美
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
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
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
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足喜輸
蹄頌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閑
明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雌鷓為自
當是白顧德豐事官遐邇又見喜所報之

汝能施脩林被輟手物惡傷類內懷憂愁 以與此

計曰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然無所
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操口重若
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
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亦
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矣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廢廢觀有天下御
億兆放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讎不
犯後聖懲偽易以刑墨唐虞禮法不廢口心之

罪漢高大度而急三條之等止太公為...
亡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幾自言力安...
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第...
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可至若喜之深罪
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
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
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
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讎豈取遠尋初功而應忍
受終報耳將之為用譬如藥當以贏必資其散

不以全身及熱勢...
之...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
其心其功勢力不獲已耳喜罪累山積志意難容
樂有功效不足自補...為國患焉得不除且欲
...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方幅露其罪惡明當
...認切之今自為其...卿...若相大臣...
...事重應與卿...
...及喜...
...
...

竟陵郡人也出身冠軍府雜從將軍傳
家實為郡導齊師又去職將回台隨軍為
軍用回復為齊軍實奇冠凶回隨從有功免軍
戶實任江州都督領白直隊主領軍是東山賊走
向豫章為臺軍王謝承祖所錄任江州都督
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博戲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書會
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性便辟動
以奉事明寶竭盡心力

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帥及江西墅事性
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世寵任之回拳捷
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
劫盜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
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
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平
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
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
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回

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
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
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為侯改
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
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
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
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
騎常侍太守如故明

衛將軍常侍如

沈攸之反以回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
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舉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
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
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
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癸巳平回
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
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
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

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在
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
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
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嘗藉
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
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
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鍾
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因
求南兗遂率部曲輒回改封安陸郡公增邑

二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

將軍南兗州刺史

持節爲武成王以回爲

無信介仲值

風

於知人

服

服

服

考其言... 以長... 無... 極又廣納... 觀其凶狡... 刻除以明... 師微有塵... 原餘嗣臣... 弘典伏願... 才追言既... 負疵譽貫... 得墜雖勤... 效累著而... 屠

才追言既往伏增慙...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 原餘嗣臣... 師微有塵... 刻除以明... 觀其凶狡... 極又廣納... 考其言... 以長... 無... 屠

始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 狡謀方顯每... 榮勳寵凶詘... 陷悖圖未遂... 兼挾私計多... 暴慢罔顧... 屠

始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 狡謀方顯每... 榮勳寵凶詘... 陷悖圖未遂... 兼挾私計多... 暴慢罔顧... 屠

始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 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 狡謀方顯每... 榮勳寵凶詘... 陷悖圖未遂... 兼挾私計多... 暴慢罔顧... 屠

要書亦可回春...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精製...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此之甚...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馬...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獨造未嘗敢坐觀至...

未之任權以佩王行府州言先遣中兵...

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王共事不美

及沈攸之為逆佩至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

佩王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

任侯伯行湘州事侯伯以佩王兩端輒殺之湘

州刺史呂安國之寶齊三使安國謀侯伯款又

之太山人也以軍功補至龍驤將軍討建平三

景素功... 討建平三

國將軍左軍將軍高澄陽太守直閣領方細...

盪王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瑱
吳郡富陽人也。貌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
為寧朔將軍。遷封刺史。石頭叛走。逃竄經特
後於秣陵縣舍。獲及謀。回同時為將者。臨淮任
農。大沛郡周寧。長壽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領農
夫稍至。遷寧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
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又南討。增邑二百
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甲時。桂陽王休範在江
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去。為輔師將軍。淮

南太守成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眾向京邑。奄
至近道。農大憂。成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屏
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二百戶。出為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為驍騎
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
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
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尋五年。加征虜
將軍。改通直為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五年。追
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謚曰貞。諡侯伯。即農去。其

也周寧民於鄉三歲三歲三歲三歲亦以軍功至
軍校奉始初封南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
將軍徐州刺史文鍾擊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
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
戶建平三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
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
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
加挫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景素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
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止亦為幸
矣

列傳第四十三

宋書八十三

二十五



全書作四三

